宋元學案

伊川學案表

程頤 明道弟 安定濂溪門人

子 端中 —— 孫 晫 別見和靖學案

劉絢

李籲 並爲劉李諸儒學案

呂希哲 別爲榮陽學案

謝良佐 別爲上蔡學案

楊時 別爲龜山學案

游酢 別爲廌山學案

呂大忠

呂大鈞

呂大臨 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尹焞別爲和靖學案
郭忠孝別爲兼山學案
王蘋別爲震澤學案
周行己
許景衡並爲周許諸儒學案
田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邵伯溫別見百源學案
李朴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范沖別見華陽學案
蘇昞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楊國寶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蕭楚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陳淵　別爲默堂學案

羅從彥　別爲豫章學案

楊迪　別見龜山學案

呂義山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又二十九人見劉李諸儒學案

又九人見周許諸儒學案

私淑

胡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陳瓘

鄒浩　並爲陳鄒諸儒學案

趙霄

張煇

蔣元中

蔡元康

潘安固 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劉子翬 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羅靖

羅竦 並見和靖學案

劉肅

張特立

李簡

趙復 別見魯齋學案

並伊川續

傳

司馬光別爲涑水學案

呂公著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韓維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並伊川講友

張載別爲橫渠學案

朱長文別見泰山學案

范祖禹別爲華陽學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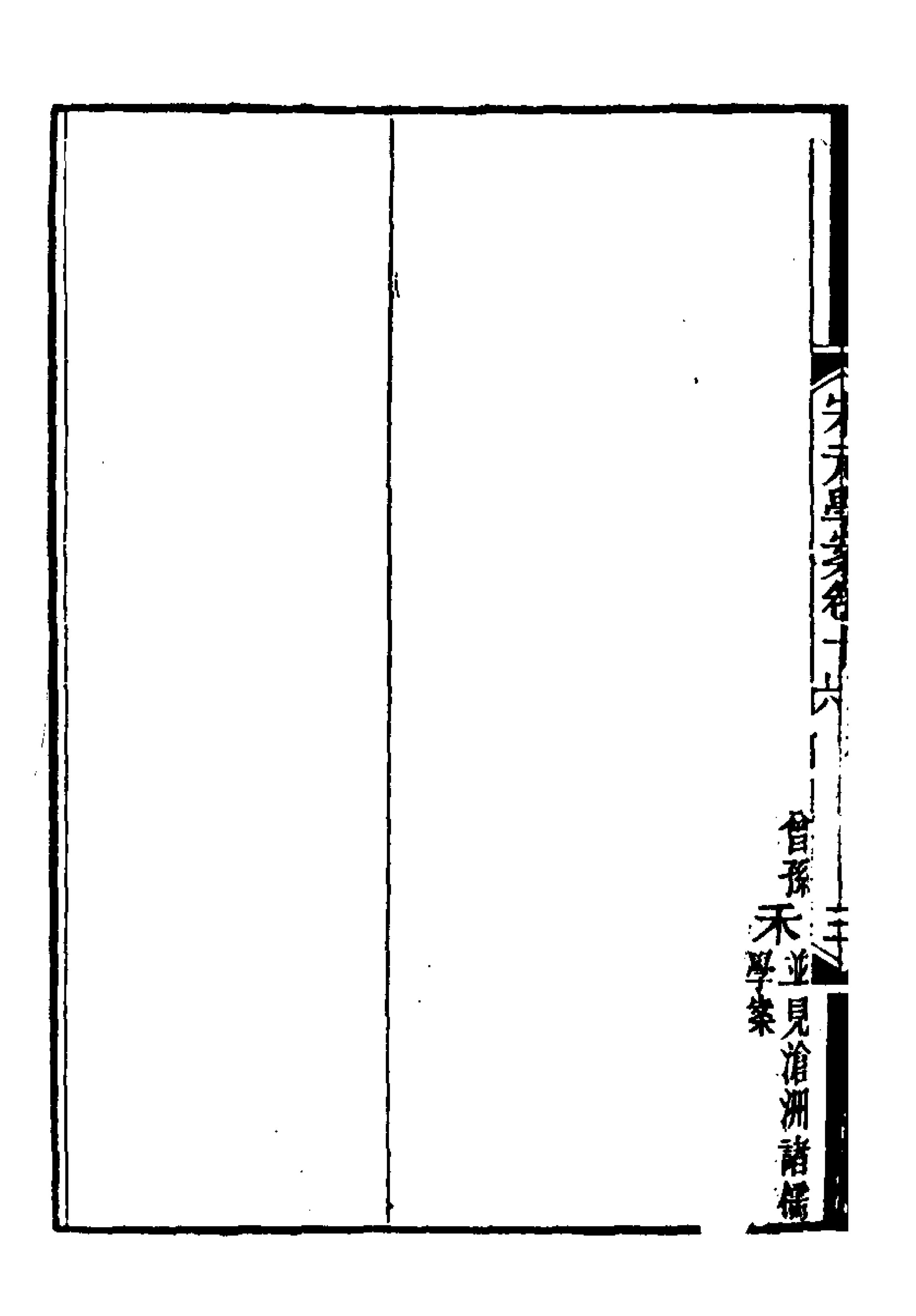
方元寀 —— 孫翥別見震澤學案

曾孫耒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曾孫壬

父峻

並伊川學侶



曾孫　禾　並見滄洲諸儒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五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次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伊川學案上

祖望謹案大程子早卒向微小程子則洛學之統且中衰矣戢山先生嘗曰小程子大而未化然發明有過于其兄者信哉述伊川學案梓材案伊川先生爲安定大弟子謝山于安定學案序錄已及之而其于濂溪亦不可謂非及門也又案謝山學案劄記云小程子學者初稱廣平先生後居伊陽始稱伊川

胡周門人

正公程伊川先生頤

程頤字正叔河南人明道先生之弟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游太學胡安定瑗試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得先生論大驚延見處以學職同學呂原明希哲卽以師禮事之治平熙寧間大臣屢薦皆不起哲宗初司馬溫公光呂申公公著共疏上其行義詔以為西京國子監教授力辭尋召赴闕擢崇政殿說書奏言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自然變化今閒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言邇英閣迫隘乞就崇正延和殿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先生曰祖宗以來並是殿上坐講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從一時之便耳

非若臨之意也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爲說常于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畢章何人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于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嘆服先生容貌莊嚴于上前不少假借時文潞公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或謂之曰君之嚴視潞公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上在

宮中漱水避蟻先生聞之問有是乎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上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講書有容字哲宗藩邸嫌名中人以黃紙覆之講畢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名嫌名皆勿復避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喪有司請開樂置宴先生又言除喪而用吉禮當因事用樂今特設宴是喜之也呂申公范堯夫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而歎曰眞侍講也士人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避方是時蘇子瞻軾在翰林有重名一時文士多歸之文士不樂拘檢迂

先生所爲兩家門下迭起標榜遂分黨爲洛蜀會帝以瘡疹不御經筵先生曰上不御殿太皇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大臣可不知乎宰相始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諫議孔文仲因奏先生爲五鬼之魁當放還田里遂出管句西京國子監屢乞致仕董敦逸以爲怨望去官紹聖閒黨論削籍竄涪州徽宗卽位移峽州復其官崇寧二年范致虛言程頤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爲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隸黨籍四方學者猶相從不舍先生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于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曰道著用便不是先生爲學本于至誠其見于言動事爲之閒

疏通簡易不爲矯異或說用富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此出誦者之口尹和靖辯之明矣衣雖布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致養其父細事必親贍給內外親黨八十餘口其接學者以嚴毅嘗瞑目靜坐游定夫楊龜山立侍不敢去久之乃顧曰日暮矣姑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明道嘗謂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嘉定十三年賜謚曰正公淳祐元年封伊川伯從祀孔子廟庭明稱先儒程子 雲濠案先生著有易傳四卷宋志作九卷

語錄

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

天地之化既是兩物必動已不齊譬之兩扇磨行便其齒齊不得齒齊既動則物之出者何可得齊從此參差萬變巧歷不能窮也

楊開沅謹案此卽天地之氣有過不及而人性之所謂相近亦因之若動而齊則無過不及便是有心有心則有爲有爲則有己而人性亦不必云相近矣

天地之化一息不留疑其速也然寒暑之變甚漸

楊開沅謹案此則天地之中氣所以萬古不易其大常而人性之所以善也

天地之化雖廓然無窮然而陰陽之度日月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此道之所以爲中庸

鑽木取火人謂火生于木非也兩物相戛用力極則陽生今以石相軋便有火出非特木也蓋天地間無一物無陰陽

棊六桐曰木石中火因鑽擊而始出非木石中本有火也然謂木石無火則鑽木擊土何以火不可得學者須具可鑽可擊之質

眞元之氣氣之所出生不與外氣相雜但以外氣涵養而已若魚之在水魚之性命非是水爲之但必以水涵養魚乃得生耳人居天地氣中與魚在水無異至于飲食之養皆是外氣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所出之息非所入之氣但眞元自能生氣所入之氣正當闢時隨之而入非假此氣以助眞元也若謂既反之氣復將爲方伸之氣必資于此則殊與天地

之化不相似天地之化自然生生不窮更復何資于既斃之形既返之氣以爲造化近取諸身其闔闢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于貞元天地之氣亦自然生生不窮至如海水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卻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爐何物不銷鑠

楊開沅謹案往來屈伸是氣往而必來屈而必伸處是理其實離氣無從見理以爲有前後際便不是

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

楊開沅謹案喜怒哀樂之未發是中易以不字便不是

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謂皆中然而觀于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物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卻于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卻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以靜見天地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于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便道

是好物之惡便道是惡物之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爲然物之好惡亦是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也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裏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是不出來也或曰先生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難處學者莫若且理會得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或曰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

劉蕺山曰未發前謂之靜否曰非也謂之中〇先生于動字靜字下不得一穩實字一則曰最難再則曰難處總是教人

莫站足在動靜上又曰思即是已發非也思正是未發爲是

已發未發屬動已發屬靜然總是一箇故著不得偏屬字

楊開沅謹案不出來處即是未發愈知前云不發謂之中

之非

季明曰晒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

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便好不拘思慮與應

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

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

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

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勿字

便不得也

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爲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

梓材謹案黎洲原本此下有論動靜之際一條今移入和靖學案

問孟子言心出入無時如何曰心本無出入孟子只是據操舍言之又問人有逐物是心之逐否曰心則無出入矣逐物是欲又言未感時知心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

問孟子言心性天只是一理否曰然自理言之謂之天自稟受言之謂之性自存諸人言之謂之心又問凡運用處是心否曰是意也問意是心之所發否曰有心而後有意

百家謹案運用處固是意正惟以意爲心之主宰故能運用全屬不得意爲心之所發也卽先生有心而後有意之言亦不屬意于已發說甚長詳明儒蕺山學案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是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于內則渟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更

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是皆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

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除不暇蓋其四面空疏盜固易入人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

百家謹案前言虛實重虛字此言虛實重實字所謂得主

則頭頭是道横說豎說只是一理

或問思慮果出于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宗廟則主敬朝廷則主莊軍旅則主嚴此是也若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卻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著一箇意思則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柰何張天祺嘗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爲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

此又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嘗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可大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其他疾卻未可知他臟腑只爲原不曾養養之卻在修養家

百家謹案能養身則德潤身心廣體胖他臟腑似無所不

養

問日中所不欲之事夜多見于夢此何故也曰只是心不定今人所夢見事豈特一日之間所有之事亦有數十年前之事夢見之者只爲心中舊有此事平日忽有事與此事相感或氣相感然後發出來故雖白日所憎惡者亦有時見于夢也譬如水爲風激而成浪風既息波猶洶湧未已也若存養久的人自不

如此聖賢則無這箇夢只有朕兆便形于夢也人有氣清無夢者亦有氣昏無夢者聖人無夢氣清也若人困甚時更無夢只是昏氣蔽隔夢不得也若孔子夢周公之事與常人夢別人于夢寐周亦可以卜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是心志不定操守不固

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

劉蕺山曰病由自病醫由自醫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則夜見于夢所著事善則夜夢見之者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卻無害舍此皆是妄動或曰孔子嘗夢見周公如何曰此聖人存誠處也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其既衰知道之

不可行故不復夢見然所謂夢見周公豈是夜夜與周公語也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

百家謹案以心使心一語似未安一心聽使一心使心是一人有二心矣不若云心未能定聽其自由便放去也

氣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也人之所以不知善者氣昏而塞之耳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而昏塞之患去矣或曰養心或曰養氣何也曰養心則勿害而已養氣則在有所帥也

劉蕺山曰不是兩樣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天地間只有一氣充周生人生物人

稟是氣以生心卽氣之靈處所謂知氣在上也心體流行其流行而有條理者卽性也猶四時之氣和則爲春和盛而溫則爲夏溫衰而涼則爲秋涼盛而寒則爲冬寒衰則復爲春萬古如是若有界限于其間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卽理也理不可見見之于氣性不可見見之于心心卽氣也心失其養則狂瀾橫溢流行而失其序矣養氣卽是養心然言養心猶覺難把捉言養氣則動作威儀旦晝呼吸實可持循也佛氏明心見性以無能生氣故必推原于生氣之本其所謂本來面目父母未生前語言道斷心行路絕皆是也至于參話頭則壅遏其氣使不流行離氣以求心性吾不知所明者何心所見者何性也

楊開沅謹案氣有善不善此是伊川先生分氣質義理爲二性之根從此無往不與孟子異矣夫人生也直如其本然而勿襲取助長以害之便爲善養豈因其不善而養之使善哉

不動心有二有造道而不動者有以義制心而不動者此義也此不義也義吾所當取不義吾所當舍此以義制心者也義在我由而行之從容自中非有所制也此不動之異

楊開沅謹案二者只分生熟非有異也

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言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肢四肢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肢如四端固具于心然亦

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

又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于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于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倫理也既造倫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于盡人道亦可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兩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問曰人有言盡人道謂之仁盡天道謂之聖此語何如曰此語固無病然措意未是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豈人道

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中庸言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此言可見矣楊子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此亦不知道之言豈有通天地而不通于人者哉如止曰通天之文與地之理雖不能此何害于儒天地人只一道也纔通其一則餘皆通如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地道也便是亂道論其體則天尊地卑如論其道豈有異哉

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內苟不主義浩然之氣從何而生理只是發而見于外者且如恭敬幣之未將者也恭敬雖因威儀而後發

見然須心有此恭敬然後著見若心無恭敬何以能爾所謂德者得也須是得之于己然後謂之德

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奉侍當如何溫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也

宗羲案此卽涵養用敬進學致知宗旨所由立也然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仍是舍敬無以爲義義是敬之著敬是義之體非有二也

問人敬以直內氣便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習旣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何如養得一分便有一分養得二分便有二分只將敬安能便到充塞天地處且氣自是氣體所充自是一件敬自是敬怎生便合得如曰其爲氣也配義與道若說氣與義自別怎生便能使氣與義合

百家謹案配義與道一段師說云正釋上段氣之所以塞于天地之故言此氣自能有條理而不橫溢謂之道義流行之中有主宰也若無此主宰便不流行則餒而不與天地相似豈能充塞哉后渠言若無義道雖欲行之而氣自餒矣是也

楊開沅謹案伊川之說理氣分而爲二師說理氣合而爲

一不同處只在此

必有事焉有事于此也勿正者若思此而曰善然後爲之是正也勿忘則是必有事也勿助長則是勿正也後言之漸重須默識取主一之義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必有事焉正是存養工夫不出于敬伊川云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麽浩然之氣須是見一箇物如卓爾躍如是也又云必有事雖不出于敬然不曰敬而曰有事者程子曰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蓋有事而始完得一敬誠中形外敬是空明之體若不能事事則

昏暗仍屬不敬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是一串工夫須用善看故又曰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

劉戢山曰易言敬義此卻代以致知皆是不孤之學此程門口訣

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物交物則知之非內也今之所謂博物多能者是也德性之知不假見聞

百家謹案定菴先生問知之爲知之章先遺獻曰有知有不知此麗物之知動者也爲知之爲不知此照心也麗物之知有知有不知湛然之知則無乎不知也子路認此麗

物者以為知則流入于識神邊去此毫釐千里之差夫子

一口道破點鐵成金矣若云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夫子豈向多寡上分疏所謂麗物之知湛然之知即此聞見之知德性之知也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是光照

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能行事若不知只是覷了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有諸中必形諸外德容安可妄學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且如中庸九經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親親本合在尊賢上何故放在下須是知所以親親

之道方得未致知怎生得行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循理事本亦不難但爲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淺深向親見一人曾爲虎所傷因言及虎神色便變旁有數人見他說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說了有畏懼之色蓋眞知虎者也學者深知亦如此且如膾炙貴公子與野人莫不皆知其美然貴人聞著便有欲嗜膾炙之色野人則不然學者須是眞知纔知得便是泰然行將去也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

劉蕺山曰古人只說眞知更穩似良知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其所不安也何

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得之于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于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于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卻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得之于心是謂有得不待勉强然學者則須勉强古人有捐軀殞命者若不實見得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于義生不安于死也故有殺身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

如眼前諸人之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只被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

宗羲案伊川先生已有知行合一之言矣

問前世所謂隱者或守一節或悖一行然不知有知道否曰若知道則不肯守一節一行也如此等人鮮明理多取古人一節事專行之孟子曰服堯之服行堯之行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則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古人有高尚隱逸不肯就仕則我亦高尚隱逸不仕如此人則做效前人所爲耳于道鮮自得也是以東漢尚名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是不知

道也

問學何以有至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而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强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又問莫致知與力行兼否曰爲常人言才知得非禮不可爲須用勉强至于知穿窬不可爲則不待勉强是知亦有深淺也古人言樂循理之謂君子若勉强只是知循理非是樂也纔到樂時便是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自不須勉强也若夫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此又上一等事

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于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于這裏蔽著雖强思亦

不通也

百家謹案釋氏止于一件上口取決不他換

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甚矣慾之害人也人之爲不善慾誘之也誘之而弗知則至于天理滅而不知反故目則欲色耳則欲聲以至鼻則欲臭口則欲味體則欲安此則有以使之也然則何以窒其慾曰思而已矣學莫貴于思唯思爲能窒慾曾子之三省窒慾之道也

人思如湧泉汲之愈新

不深思則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然學者有無思無慮而得者何也以無思無慮而得者乃所以深思而得之也以無思無慮爲不思而自以爲得者未之有也

百家謹案深思之久方能于無思無慮忽然撞著

學者先要會疑

顧諟謹案王陽明先生曰古之君子唯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唯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辨精矣義利之閒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爲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發揮先要會疑之旨最爲精切

欲知得與不得于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此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氣血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

心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量卻則得若要眞得直是體會

致知在格物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因物而遷迷而不悟則天理滅矣故聖人欲格之

顧諟謹案此伊川先生格物宗旨認得宗旨都放過不得

隨事觀理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然後可以至于聖人

君子之學將以反躬而已矣反躬在致知致知在格物

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窮其理然後足以致知不窮則不能致也物格者適道之始與欲思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

宗羲案收其心而不放卽是敬朱子拨敬于格物之前已失

伊川之旨

今人欲致知須要格物物不必謂事物然後謂之物也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是格一物而萬物皆知曰怎生便會該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能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

劉蕺山曰所謂今日一件明日一件蓋指上講明義理三項而言亦須格在吾身上後人引爲話柄過矣

姜定庵曰若格得大頭腦處則萬物自知以物異而理同也

問人有志于學然知識蔽錮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致知則知識當自漸明不曾見人有一件事終思不到也知識明則力量自進問曰何以致知曰在明理或多識前言往行識之多則理明然人全在勉强也

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于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

觀物理以察己既能燭理則無往而不識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則一物須有一理

生知者只是他生自知義理不待學而知縱使孔子是生知亦

何害于學如問禮于老聃訪官名于郯子何害于孔子禮文官名旣欲知舊物又不可鑿空撰得出須是問他先知者始得

人患事繫累思慮蔽只是不得其要要在明善明善在乎格物窮理窮至于物理則漸久後天下之物皆能窮只是一

姜定庵曰所以貴識大頭腦

或問如何學可謂之有得曰大凡學問聞之知之皆不爲得得者須默識心通學者欲有所得須是篤誠意燭理上知則穎悟自別其次須以義理涵養而得之

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學莫貴于自得非在外也故曰自得

信有二般有信人者有自信者如七十子之于仲尼得他言語

便終身守之然未必知道這箇怎生是怎生非也此信于人者也學者須要自信既自信怎生奪亦不得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謝艮佐與張繹說一條今移入上蔡學案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

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

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忙迫

今之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逡巡

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第今之學者卻做一場說話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爲然游夏一言一事卻總是實如子路公西赤言志如此聖人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小人游心于千里之外然自身卻只在此

學者好語高正如貧子說金說黃色堅軟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見富人說金如此

修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聖人皆工夫到這裏則有此應

較事大小其究爲枉尺直尋之病

生而知之學而知之亦是才問生而知之要學否曰生而知固不待學然聖人必須學

螟蛉蜾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

問人于議論多欲己直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大凡別事人都强得惟識量人强不得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

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有量者天資也天資有量者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且如人有得一薦而滿者有得一官而滿者有改京官而滿者有入兩府而滿者滿雖有先後而卒不免嘗如器盛物初滿時尚可蔽護更滿則必出皆天資之量非知道者也昔王隨甚有器量仁宗賜飛白書曰王隨德行李淑文章當時以德行稱名望甚重及爲相有一人求作三路轉運使王薄之出鄙言當時人多驚怪到這裏位高後便動了人之量只如此古人亦有如此者多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言表雜云云謝安聞謝元破苻堅對客圍棊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終強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謹者只益恭便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

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謙卑只益謙卑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然唯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强而成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思叔詬詈僕夫一條今移爲附錄

問人有日誦萬言或妙絕技藝此可學否曰不可大凡所受之才雖加勉强止可少進而鈍者不可使利也惟理可進除是積學既久能變化得氣質則愚必明柔必强蓋大賢以下卽論才大賢以上卽不論才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藝人有身須有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

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曰人恥其不能而爲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問技藝之事恥己之不能何如曰技藝

不能安足恥爲士者當知道己不知道可恥也恥之何如亦曰勉之而已人安可嫉人之能而諱己之不能也

離了陰陽更無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形而上者則是密也

百家謹案離了陰陽更無道此語已極直截又云所以陰陽者是道也猶云陰陽之能運行者是道也即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之意所以二字要善理會

神是極妙之語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又語及太虛先生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于理者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

問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莫是上下一理否曰到這裏只是點頭

百家謹案生生之體洋溢兩間流行之機通徹無礙察者識之精從敦化而見川流即可從川流而見其盡一聶雙江謂鳶飛魚躍渾是率性全無一毫意必程子謂活潑潑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同意

稱性之善謂之道道與性一也以性之善如此故謂之性善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性之有形者謂之心性之有動者謂之情凡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故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道孰爲大性爲大千里之遠數千歲之久其所動靜起居隨若

亡矣然時而思之則千里之遠在乎目前數千歲之久無異數日之近人之性則亦大矣噫人之自小者亦可哀也夫人之性一也而世之人皆曰吾何能為聖人是不自信也其亦不察乎

動物有知植物有知其性自異但賦形于天地其理則一

問喜怒出于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于外如何曰非出于外感于外而發于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有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的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一也何以言相近曰此只言氣質之性也如俗言性急性緩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知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得性與才所以分處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此言人陷溺其心者非關才事才猶言材料曲可以爲輪直可以爲棟梁若是毀鑿壞了豈關才事下面不是說人皆有是四者之心或曰人材有美惡豈可言非才之罪曰才有美惡者是舉天下言之也若說一人之才如因富歲而賴凶歲而暴豈才質使之然也

百家謹案子劉子論語學案解性相近章性相近猶言相同言性善也聖人就有生以後氣質用事雜糅不齊之中

指點粹然之體此無畱彼無豐但人生有氣質此性若囿于氣質之中氣習用事各任其所習而往或相倍蓰什佰千萬無算此豈性之故哉夫習雖不能不歧乎遠然苟知其遠而亟返之則遠者復歸于近卽習卽性性體著矣此章性解紛紛只是模一近字記云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此近之說也兩下只作一處看故曰夫道一而已矣千萬人千萬世較量只是一箇若是彷彿相違便是善與利之閒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矣此箇爭差些子不得今說習相遠亦只差些子便了難說相近是一尺遠是尋丈如兩人面貌相像畢竟種種不同安得爲近且所謂近果善乎惡乎善惡混乎善只是一箇惡亦是一箇

有善有惡便是天淵豈有善惡總在一處者如說惡則惡是一箇如說無善無惡則近在何處蓋孔子分明說性善也說者謂孔子言性只言近孟子方言善言一只爲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分析後便令性學不明故說孔子言性是氣質之性孟子言性是義理之性愚謂氣質還他是氣質如何扯著性性是氣質中指點義理者非氣質卽爲性也淸濁厚薄不同是氣質一定之分爲習所從出者氣質就習上看不就性上看以氣質言性是以習言性也聖人正恐人混性于習故判別兩項分明若此曰相近云者就兩人尋性善相同也後人不解相近之說始有無善無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有善有不善之說至荀卿直曰惡

楊子善惡混種種濫觴極矣

楊開沅謹案戴山云氣質就習上看則可若以氣質爲習所從出似不盡然胎教以前氣質由于習既生以後則有習由于氣質者然究竟氣質由習而成者多

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也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于塗人一也才禀于氣氣有淸濁禀其淸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知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卻道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卻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

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事

百家謹案孟子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又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明明言無不善之才矣今夫麰麥播種能抽芽發穗結實成熟者其才也就其中之生意爲性蓋性之善由才之善而見不可言性善而後才善也又惡可言性善而才有不善也然而上知下愚實不可移將謂才無不善降無爾殊乎嗟乎此從來言性學之葛藤最難剖斷于是後儒遂謂有氣質之性義理之性孔子之言近言上知下愚氣質之性也孟子之言善義理之性也將一性歧而二之不知性者從氣質中指其義理之名義理無氣質從何托體氣質無義理不成人類

氣質義理一物也即一性也試爲從本言之易傳不云乎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自繼之而言陰陽天命之流行尚未著于人物其時道體之沖和於穆粹然至善者也及其有所賦予或成而人或成而物就人之氣質得陰陽天命之全而性善焉是性者因氣質而有也有是氣質而後有是性則性之善亦因氣質之善而善之也如將一粒麥種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善氣質不善然而知愚賢不肖生來不等者天命至精著于生初當其在胎之時即有習染所以古人有胎敎之言如此麰麥落地而有肥磽雨露人事之不齊說不得麰麥之性

不同也孔子言習相遠習不僅在墮地之後其在胎時即有習矣總之于天命之性無與也

性即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之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爲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

劉蕺山曰性即理也即伯子所謂天理

百家謹案孟子師說程子性即理也之言截得清楚然極須理會單爲人性言之則可欲以該萬物之性則不可即孟子之言性善亦是據人性言之不以此通之于物也若謂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人得其全物得其偏便不

是夫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禽獸何嘗有是如虎狼之殘忍牛犬之頑鈍皆不可不謂之性具此知覺卽具此性晦翁言人物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不知物之知覺絕非人之知覺其不同先在乎氣也理者純粹至善者也安得有偏全人雖桀紂之凶惡未嘗不知此事是惡是陷溺之中其理亦全物之此心已絕豈可謂偏者猶在乎若論其統體天以氣之精者生人粗者生物雖一氣而有精粗之判故氣質之性但可言物不可言人在人雖有昏明厚薄之異總之是有理之氣禽獸之所稟者是無理之氣非無理也其不得與人同者正是天之理也

問舍則亡心有亡何也曰否此是說心無形體纔主著事時便

在這裏纔過了便不見如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于不善是放也

百家謹案心之爲物靈明不測出入之易而保守之難惟在操之有要耳敬以直內操之之法也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正形容舍則亡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心道之所在微道之體也心與道渾然一也對放其良心者言之則謂之道心放其良心則危矣惟精惟一所以行道也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有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雖桀跖不能無是以生但戕賊之以滅天耳始則不知愛物俄而至

于忍安之以至于殺充之以至于好殺豈人理也哉

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

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即道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箇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曰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

顧諟謹案傳習錄曰心即理也與心即道也如出一口陽明先生因後人求理于事物故屢屢提撥此義不知者遂駭爲特創耳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

沖穆無眹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是無形無兆卻待人旋安排引出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卻只是一箇塗轍

楊開沅謹案此段發明道器一貫最爲明白知此則理生氣纔說性便不是性人性中曷嘗有孝弟來皆頭上安頭屋上架屋矣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

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于此也

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

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卻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于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于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不可又問學者于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于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是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凡物本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

所以然
楊開沅謹案大學物有本末似兩段非然合之總完一至善仍是一是也即云修齊治平是其然格致誠正是其所以然亦得
易曰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于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而已矣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的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埽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的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亦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于人切近者言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

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百家謹案憶美定庵先生問孝弟爲仁之本先遺獻曰凡人氣聚成形無一物帶來而愛親敬長最初只有這些子後來盛德大業皆原于此故曰仁之本集註爲仁猶曰行仁謂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蓋以孝弟屬心心之上一層方纔是性有性而後有情故以孝弟爲行仁之本不可爲仁之本李見羅道性編皆發此意愚以爲心外無性氣外無理如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蓋因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而後見其爲仁義禮智非是先有仁義禮智而後發之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也人無此心則性種斷滅矣是故

理生氣之說其弊必至于語言道斷心行路絕而後已程子曰盡性至命必本于孝弟執謂孝弟不可爲仁之本與

養心莫善于寡欲所欲不必沉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劉戢山曰心齋又加簡有所見

易之用二簋可用享損者損過而就中損乎末而就本實者聖人以寧儉爲禮之本故損發明其義以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爲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于宮室酒池肉林本于飲食淫酷殘忍本于刑罰窮兵黷武本于征伐凡人欲之過者皆本于奉養其流之遠則

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損之義

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遷乙之說是否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氏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公便道最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于室而色于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今人見有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

他此亦勞矣聖人心如止水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髓如春和意思何況義理然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爲人處世間見事無可疑處多少快活

有疑病者事未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羅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

視聽言動非禮不爲即是禮禮即是理也不是天理便是私欲人雖有意于爲善亦是非理無人欲即皆天理

頎諟謹案傳習錄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即是日光之下添然一燈此有意爲善亦是非理之旨

敬即便是禮無己可克

公則一私則萬殊至當歸一精義無二人心不同如面正是私心

大而化則己與理一一則無己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

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

止于事為人君止于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于事只得攬他事不能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于物者物必有則須是止于事

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故無浩然之氣

問仁曰在此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為仁蓋謂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

百家謹案孔子亦曰愛人以愛為仁恐不在後人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自是無病

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卽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仁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

問愛人是仁否伊川曰愛人乃仁之端非仁也某謂仁者公而已矣伊川曰何謂也曰仁者能愛人能惡人伊川曰善涵養

百家謹案蕺山語錄惻隱之心仁也又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說者以爲端緒外見耳此中仍自不出來與仁也語意稍傷不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只說仁的一端因就仁推義禮智去故曰四端如四體判下一般說得最分明後人錯看了又以誣仁也因以孟子誣中庸未發爲性已發爲情雖喙長三尺向誰說蓋子劉子意以仁義禮智之性

由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名故惻隱卽仁也時位有動靜性體無動靜非未發爲性已發爲情中和盡屬性也情者性之情不得與性對此開闢以來之特解須細心體會

仁則一不仁則二

問先生前日教某思君子和而不同某思之數日便覺胸次開闢其意味有不可言述竊有一喩今有人焉久寓遠方一日歸故鄉至中塗適遇族兄者俱抵旅舍異居而食相視如塗人彼豈知爲族弟此豈知爲族之兄耶或告曰彼之兄公之族兄某人也彼之弟公之族弟某人也既歡然相從無有二心向之心與今之心豈或異哉知與不知而已今學者苟知大本則視天下猶一家亦自然之理也先生曰此乃善喩也

問學者須志于大何如曰志無大小且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則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或問人或倦怠豈志不立乎曰若是氣體勞後須倦若是志怠生倦得人只為氣勝志故多為氣所使人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此為氣所使者也若是志勝氣時志既一定更不可易如曾子易簀之時其氣之微可知只為他志已定故雖死生許大事亦動他不得蓋有一絲髮氣在則志猶在也

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

顧諟謹案王陽明先生曰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

立卽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卽客氣便消除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責志立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于養之不完固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謝頁佐見伊川一條并載山語今移爲附錄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于欲也欲牽于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于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

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于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于止爲无咎也

百家謹案閩林氏兆思專言艮背之學謂聖人以此洗心

退藏于密即艮其背也

艮其所止其所也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而不得其所則無可止之理矣夫子曰于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必有則父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止爲物作則也唯使之各得其所而已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尹焞嘗請一條今移爲附錄

人于天地閒並無窒礙處大小快活

顧禔謹案中庸所謂無入不自得論語所謂坦蕩蕩孟子所謂不淫不移不屈曾有絲毫窒礙否

君子之學在于意必固我既忘之後而復于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學之至也

嚴威儼恪非持敬之道然敬須自此入

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養今人外面役役于不善于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

著甚工夫但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白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不消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不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嚴肅整齊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天理自然明白

梓材謹案原本此條自然明白下有先生曰初見伊川時至有箇省覺處一百四十三字與百家案語今移併和靖學案

人之于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記中說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偸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

曠蕩後檢束則日就規矩

問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方其未出門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之時也當出門時其敬如此未出門時可知也且見乎外者出乎中者也使民出門者事也非因是事上方有此敬蓋素敬也如人接物以誠人皆曰誠人蓋是素來誠非因接物而始有此誠也儼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其中自有箇敬處雖曰無狀敬自可見

忘敬而後無不敬

劉蕺山曰主一之謂敬心本有主主還其主便是主一今日乃打破敬字

居敬卽自然簡居簡而行簡則似乎太簡矣然乃所以為不簡

蓋先有心于簡則多卻一簡字矣居敬則中心無物是乃簡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也

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禮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

涵養吾一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妄乃邪心也故有匪正則爲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凡理之所當然者非妄也人所欲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九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為能順乎中正乃无妄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而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是事理之當然耳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為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無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為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也聖人隨時而為也

聖人與理爲一故無過不及中而已矣其他皆是以心處這箇道理故賢者常失之過不肖者常失之不及

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物初寒時則薄裘爲中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或曰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曰是也男女不授受中也在喪祭則不如此矣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論皆非也權只是經也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

葉六桐曰權乃是一定不移之物

問舜執其兩端與湯執中如何曰執只是一箇執兩端是執持而不用湯執中而不失將以用之也若子莫執中卻是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于過不及二者之間執之卻不知有當摩頂放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

孟子養氣一章諸君潛心玩索須是實識得方可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麼浩然之氣須是見一箇物如顏子如有所立卓爾孟子言躍如也卓爾躍如分明見得方可

宗羲案伊川此段與明道識仁之意相合又曰昔有問浩然

之氣塞乎天地何處見得周海門曰何處見不得此即鳶飛
魚躍察乎上下之意然非勿忘勿助活潑潑地如何見之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于成物今之學者爲人其終至于喪己

學也者使人求于內也不求于內而求于外非聖人之學也何
謂不求于內而求于外以文爲主者是也學也者使人求于本
也不求于本而求于末非聖人之學也何爲不求于本而求于
末攷詳畧採同異者是也是二者皆無益于吾身君子弗學

道無精粗言無高下

語高則指遠言約則義微大率六經之旨涵蓄無有精粗欲言
精微言多則愈粗

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

文字上無閒暇終是少工夫然思慮則儘不廢于外事雖奔迫然思慮儘悠悠

古之學者先由經以識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卻須先識義理方始看得經蓋不得傳授之意云耳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繫辭

解義理若一向靠書策何由得居之安資之深不惟自失兼以誤人

論語孟子只詳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其始作此二書文字旣而思之又似牘只有先儒錯會處卻待與整理過善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拘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不害也

宗義案橫看側看面面皆山

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于密

問窮神知化由通于禮樂何也曰此句須自家體認人往往見禮樂亡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爲不道者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盜不然則叛亂無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盜也禮樂無處無之學者須要識得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尹焞偶學廣書一條今移爲附錄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

之田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則亦必有養古之仕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閒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祿可趨則所志可知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閒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卻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向上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伊川與和靖論義命一條今移入和靖學案又范淳夫之女及有患心疾二條移爲附錄

敬以直內有主于內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

必有事焉須把敬來做件事看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工夫

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必別

人心緣境出入無時人亦不覺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天盡己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則直養之而已

人多言天地之外不知天地如何說內外外面畢竟是箇甚若言著外則須是似有箇規模

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死生死生猶古今

靜中便有動動中便有靜

冬至一陽生卻須陡寒正如欲明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爲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陰陽于天地間雖無截然爲陰爲陽之理須至參錯然一箇生殺升降之分不可無也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凡氣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天地之間有者只是有嘗之人之知識聞見經歷數十年一日

念之了然胸中這箇道理在那裏放著來

天之賦與謂之命稟之在我謂之性見于事業謂之理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臟所感者

大圭黃鍾全沖和氣

觀天理亦須放開意思開闊得心胸便可見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匹夫悍卒見難而能死者有之矣惟情欲之牽妻子之愛斷而不惑者鮮矣

多驚多怒多憂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正

驚怒皆是主心不定

忿懥怒也治怒爲難治懼亦難克己所以治怒明理所以治懼

人患乎懾怯者蓋氣不充不素養故也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爲之便是私

思慮不得至于苦

有言養氣可以爲養心之助曰敬則只是敬敬字上更添不得譬之敬父矣又豈得道更將敬兄助之如今端坐附火是敬于向火矣又豈須道更將敬于水以助之猶之有人曾到東京又曾到西京又曾到長安若一處上心來則他處不容參然在心心裏著兩件物不得

百家謹案養氣養心原是一事分不得兩件

致知但知止于至善如爲人子止于孝爲人父止于慈之類不

須外面只務觀物理泛然正如遊騎無所歸也

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淺近莫非義理

梓材謹案原本此下有一條其謝顯道習舉業至且靜坐五十八字移入上蔡學案其伊川見人靜坐十一字又游定夫問陰陽一條並移爲附錄

人皆可以至聖人而君子之學必至于聖人而後已不至于聖人而後已者皆自棄也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則亦聖人而已矣

懈心一生便是自暴自棄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梓材謹案此下有尹彥明問于程子一條移爲附錄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以後自至成德者事方可自安

不應爲總是非道

只外面有些罅縫便走了

九德最好

存養熟然後泰然行將去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只是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聖人責己感處多責人應處少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又看消長分數多少爲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

古之强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强有力者將以作亂

今之學者歧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謂之講師惟知

道者乃儒學也

聖人凡一言便全體用

梓材謹案此下有蘇季明一條移入呂范諸儒學案

學者多蔽于解釋註疏不須用功深

學有所得不必在談經論道間當于行事動容周旋中禮者得之

學禮者考文必求先王之意得意乃可沿革

門人有言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于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柰何曰與之居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于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于人有益而在我者自無

辱矣

以富貴爲賢者不欲御反人情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仁人此義宜此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須于一道中別出

誠然後敬未及誠時卻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劉蕺山曰無妄亦無誠

聖人于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他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于誠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于事厭怠皆是無誠處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則有累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爲中也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謂中也

聖人憂勞中其心則樂安靜中卻有至憂

發于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于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非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可見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唯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畢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德盛而終之以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

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正是著意忘則無物勿忘勿助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所務于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地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于奉養而薄于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原注：冠昏喪祭鄉相見）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于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幼者可漸使知禮義

學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許多道理何事忘爲夫事外無心心外無事世人只被爲物所役便覺苦事多若物

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

百家謹案學佛者之忘是非正爲有許多道理所以要忘昏迷拘泥所以爲物所役能自己轉動得人便不昏迷拘泥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百家謹案此眞爲至言然不唯機事凡兵陳刑名以及權術之書後生看慣即便下著毒種多致後日有喪身敗德之事教子孫者不可不嚳嚳以正

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固深說則無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二言開闔已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無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有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于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

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至于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卻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

宋元學案卷十五終

宋元學案卷十六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伊川學案下

四箴幷序

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語所以進于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黃東發曰視聽言動箴在由中應外制外養中兩語

心兮本虛

陳北溪曰心之爲體其中洞然本無一物只純是理而已然理亦未嘗有形狀也

應物無迹

心虛靈知覺事物纔觸卽動而應無蹤迹之可尋捉處

操之有要視爲之則

人之接物視最爲先卽此處而操存之庶乎得其要而有一定之準

蔽交于前

蔽指物欲之私而言

其中則遷

中指心之體而言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于前則心體
逐之而去矣
制之于外以安其內
物欲克去于外則無以侵擾吾內而天理寧定矣
克己復禮
上以一節言此以全體言
久而誠矣 視箴
誠者眞實無妄之理也克復工夫眞積力久則私欲淨盡徹
表裏一于誠純是天理之流行而無非仁矣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
陳北溪曰人均執此常道而生其原于天之所賦而人受之

以爲性者也

知誘物化

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至而知覺萌遂爲之引去矣化則

與之相忘如一而無彼我之閒也

遂亡其正

正以理言至是則天理俱滅而無復存矣

卓彼先覺

悟此理之全而體之者

知止有定

事事物物各有所當止之處卽理之當然者是也能一一知

其然則此心明徹于日用應接皆有定理不爲之誘而化矣

閑邪存誠

邪者物欲之私誠者天理之實閑外邪不使之入則所存于心者徹表裏一于誠純是天理之流行而仁矣

非禮勿聽聽箴

總結之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

陳北溪曰一念之動于中或善或惡必由言以宣之則後見于外

發禁躁妄

疾而動曰躁虛而亂曰妄人之爲言大概不出此二者皆人欲之所爲也故必禁之

內斯靜專

靜安專一皆天理之所存也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

此二句爲一篇之關要處

矧是樞機

門之闢闔所繫在樞弩之張弛所繫在機人心之動有善惡由言以宣之而後見于外是亦人之樞機也

興戎出好

言非禮則有躁妄而起爭言以禮則無躁妄而生愛

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興戎則凶而辱出好則吉而榮

傷易則誕

易者輕快之謂躁則傷于易誕者欺誑之謂而易中之病也

傷煩則支

煩者多數之謂妄則傷于煩支猶木之枝從身之旁而逆出者乃煩中之失也

己肆物忤

傷易而誕則無有成法在己者肆而與物忤矣內何復靜之云

出悖來違

傷煩而支則不合正理所出者悖而來亦違矣內何復專之云

非法不道

法謂先王之法言

欽哉訓辭 〈言箴〉

欽謂敬謹所出而無躁妄也

哲人知幾

陳北溪曰幾者善惡欲動而未形之間其兆甚微哲人心通

理明能燭于其先

誠之于思

于一念微動而未形之閒便己知覺而實之無妄則天理之

本然者流行無壅矣

志士厲行

見于所行之謂行志士激厲能勇于有行

守之于爲

爲事動之已著者也至此方知覺而守之不放則事亦中理

而無過擧矣

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結上文二者之動雖微顯不同然循天理之公則皆無餒于

中故裕逐人欲之私則易陷于下故危此正舜跖二路之所

由分其發軔之始尤不可以不謹之也

造次克念

雖急遽苟且之時亦必誠之于思則其涵養之功密矣

戰兢自持

常恐懼戒謹守之于爲則其操存之力篤矣

習與性成

習慣如自然則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熟矣

聖賢同歸　勤齋

自賢入聖同一歸宿即其止于至善之地者也

顏子所好何學論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于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

于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養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出處語默必于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

言動皆禮矣所異于聖人者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于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于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

失不求己而求諸外以博文强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于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也

劉蕺山曰此伊川得統于濂溪處

附錄

先生母夫人有知人之鑒二先生幼時勉之讀書因書綫帖上曰吾惜勤讀書兒又並書二行前曰殿前及第程延壽次曰處士後皆驗夫人已知之于童穉中矣（明道幼時名延壽）

百家謹案二程母夫人侯郡君好讀書博知古今二程父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子有過則不掩嘗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行而或踣則曰汝若徐行寧至踣乎嘗絮羹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與人爭忿雖

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在廬陵公宇多怪家人報曰有鬼執扇曰天熱爾他日又報曰鬼鳴鼓曰與之椎自是怪絕

梓材謹案原本附錄首條爲先生父太中至壽八十五凡四十三字今據爲太中立傳移入濂溪學案

二程隨侍太中知漢州宿一僧寺明道入門而右從者皆隨之先生入門而左獨行至法堂上相會先生自謂此是某不及家兄處蓋明道和易人皆親近先生嚴重人不敢近也

明道猶有謔語嘗聞一名公解中庸至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有疑笑曰我將謂天命之謂性便應疑了伊川直是謹嚴坐間無問尊卑長幼莫不肅然補

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

亦不識畫竟不往

貶涪州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中人皆號哭先生獨正襟安坐如常已而及岸同舟有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獨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爾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先生欲與之言父老徑去不顧

伊川涪陵之行過灩澦波濤中舟人皆失措伊川凝然不動岸上有樵者厲聲問曰舍去如斯達去如斯方欲答之而舟已行

補

先生被謫時李邦直尹洛令都監來見伊川才出見之便請上轎先生欲畧見叔母亦不許莫知朝命云何是夜宿于都監廳明日差人管押成行至龍門邦直遣人贐金百星先生不受既

歸門人問何爲不受曰渠是時與某不相知豈可受

韓公維與二先生善屈致于潁昌暇日同游西湖命諸子侍行有言貌不莊敬者伊川回視厲聲叱之曰汝輩從長者行敢笑語如此韓氏孝謹之風衰矣韓遂皆逐去之

先生與韓公維約候韓公年八十一往見之是歲元日因子弟賀正乃曰某今年有一債未還當暫往潁昌見持國乃往造焉久留潁川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密謂其子彬叔曰先生遠來無以爲意我嘗有黃金藥楪一重三十兩似可爲先生壽未敢遽言之我當以他事使汝侍食從容道我意彬叔侍食如所戒試啟之曰頤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此爲詰朝遂歸持國謂其子曰我不敢言正爲此耳再三謝過而別

呂汲公以百縑遺伊川伊川辭之時族兄子公孫在旁謂伊川曰勿爲已甚姑受之伊川曰公之所以遺頤者以頤貧也公爲宰相能進天下之賢隨材而任之則天下受其賜也何獨頤貧也天下之貧者亦衆矣公帛固多恐公不能周也

崇寧三年謂張思叔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寖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校其筋骨無損也思叔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先生默然曰吾以忘生徇欲爲深恥

尹和靖年二十始登先生之門嘗得朱公掞所鈔雜說呈先生問先生此書可觀否先生留半月一日請曰前日所呈雜說如何先生曰某在何必觀此若不得某心只是記得他意和靖自此不敢復讀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爲請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和靖思叔

南方學者從先生既久有歸者或問曰學者久從學于門誰是最有得者先生曰豈敢便道有得處且只是指與他箇蹊徑令他尋將去不錯了已是忒大𢥠若夫自得尤難其人謂之得者便是已有也若論隨力量而有見處則不無其人也

問先生曾定六禮今已成未曰舊日作此已及七分後被召入朝既在朝廷則當行之朝廷不當爲私書既遭憂又病疾數年今始無事更一二年可成也曰聞有五經解已成否曰惟易須親撰諸經則關中諸公分去以頭說撰成之禮之名數陝西諸公删定已送呂與叔與叔今死矣不知其書安在也然所定卽

禮之名數若禮之文亦非親作不可也

鮮于侁問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不知所樂者何事先生曰尋常道顏子所樂者何侁曰不過是說所樂者道先生曰若有道可樂便不是顏子鄒志完曰伊川見處極高

伊川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

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

謝艮佐往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如何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

劉蕺山曰此事本不易承當然不教人不承當亦不得

尹焞嘗請曰焞今日解得心廣體胖之義伊川正色曰何如和靖曰莫只是樂否伊川曰樂亦沒處著

尹焞偶學虞書伊川曰賢那得許多工夫

尹彥明問于程子如何是道程子曰行處是

思叔訴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慚謝

范淳夫之女讀孟子至出入無時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卻能識心

有患心疾見物皆獅子伊川教之以見即直前捕執之無物也久之疑疾遂愈

梓材謹案以上八條本在語錄以有實指移入于此

司馬溫公呂申公嘗言于朝曰程頤之爲人言必忠信動遵禮

義眞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

朱光庭又言曰程頤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實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眞儒也

呂申公又言曰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羣之資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儒曲士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

王巖叟嘗言于朝曰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于時

又曰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閱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

胡文定公言于朝曰伏見元祐之初宰臣秉政當國急于得人

首薦河南處士程頤乞加召命擢以不次遂起韋布超居講筵
自司勸講不為辯辭解釋文義所以積其誠意感通聖心者固
不可得而聞也及當官而行舉動必由乎禮奉身而去進退必
合乎義其修身行法規矩準繩獨出諸儒之表門人高弟莫或
窺焉雖崇寧間曲加防禁學者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頤之
門人如楊時劉安節許景衡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于是傳者
浸廣士大夫爭相淬礪而其間志于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
者莫能別其眞僞而河洛之學幾絕矣自是服儒冠者以伊川
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屈服士人之心故眾論洶洶深加詆誚夫
有為伊洛之學者皆欲屏絕其徒而乃上及于伊川臣竊以為
過矣夫聖人之道所以垂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甚高難行之

說此誠不可易之至論也然中庸之義不明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其義可思而得也不然則或謂高明所以處己中庸所以接物本末上下析爲二途而其義愈不明矣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此亦不易之至論也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以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蹈中庸師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誤乎夫頤之文于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于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于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然則狂言怪語淫說鄙論豈其文也哉頤之行其行己接物則忠誠

勤于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弟顯于家庭其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有必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爾然則幅巾大袖高視闊步豈其行也哉伏望特降指揮哀集遺書便于學者傳習羽翼六經以推尊仲尼孟子之道使邪說者不得乘閒而作而天下之道術定豈曰小補之哉

呂氏童蒙訓曰伊川嘗言今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受用儒者讀書卻只閒讀了都無用處補

又曰宿州高朝奉述伊川先生嘗說義者宜也知者知此者也禮者節文此者也皆訓詁得盡惟仁字古今訓詁不盡或以爲仁者愛也愛惟仁之一端然喜怒哀懼愛惡欲情也非性也故孟子云仁者人也補

張橫浦曰伊川之學自踐履中入故能深識聖賢氣象如曰孔子元氣也顏子景星卿雲也孟子有泰山巖巖氣象自非以心體之安能別白如此

又曰伊川妙處全在要人力行所以不欲苦言用意深者當自得之言之又不免作夢

汪玉山與朱子書曰伊川于濂溪若止云少年嘗從學則無害矣補

又曰康節子孫大抵不取程子蓋私意也補

朱子曰伊川言性卽理也與橫渠言心統性情此二句顚破不得

又曰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

說得極善如性卽理也一語直是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是箇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失了性卻不是壞了著修

劉剛中問程伊川粹然大儒何故使蘇東坡竟疑其奸朱子答曰伊川繩趨矩步子瞻脫岸破崖氣盛心粗知德者鮮矣夫子所以致歎夫由也補

葉水心習學記言曰程氏視聽言動箴其辭緩其理散舉雜而病不切補

祖望謹案此言太過

黃東發曰伊川十八上書仁宗謂應時而出自比諸葛其後應聘爲哲宗講官則自講讀之外無他說不特其時至慮易而然

蓋時與位既不同而哲宗尚幼惟以培養為急耳其他論濮議論溥葬代呂公著上神宗書無不深切著明然則天下事非得其位當其可則固未易輕言也若三學看詳反為禮部所駁則本朝文密之弊固難與俗吏言久矣

又曰伊川嘗言今日之禍亦是元祐做成愚謂理亦有此但諸賢一時為天下救急有不柰何恐不可赦小人而反責君子耳豈責備無春秋意耶然無元祐諸賢恐不待靖康而後南渡雖南渡未必人心戴宋如此

又曰明道之歿伊川狀其行求銘于韓持國而文潞公題其墓伊川歿洛人畏黨禍送喪惟四人曰張繹范域孟厚尹焞又薄暮出城乙夜方至者爲邵溥迨晦庵朱先生始訪其事爲年譜

云

吳草廬曰夫修己以敬吾聖門之教也然自孟子之後失其傳至程子乃復得之遂以敬之一字爲聖傳心印程子初年受學于周子周子之學主靜而程子易之以敬蓋敬則能主靜矣

薛敬軒曰伊川爲講官以三代之上望其君從與否則在彼而已其肯自貶以徇之哉

又曰伊川經筵疏皆格心之論三代以下爲人臣者但論政事人才而已未有直從本原如程子之論也

劉蕺山曰叔子篤信謹守其規模自與伯子差別然見到處更較穩實其云性卽理也自是身親經歷語

葉六桐曰明道不廢觀釋老書與學者言有時偶舉示佛語伊

川一切屏除雖莊列亦不看其實儒釋之根本懸殊下種既異卽偶資其灌溉終不能變桃爲李亦不必有意深絕也孔子于老子亦嘆其猶龍何嘗排得孔子

百家謹案朱子云釋老書後來須看不看無緣知他道理蓋謂儒釋判然吾本既立邪能爲累卽舉其語所以取之異也乃沉昧者遂引以爲儒釋渾同之左券更有妄子瞻摘旨取二程語錄中之微近高渾者幷誣兩先生盡屬禪學之異學此其蚍蜉撼樹本不足責但嘆世風之變幻日深毫不識儒釋之根柢本是天淵隔絕強取先儒說同說異妄加批駁寘方寸于岑樓者何多也

翁祖石曰先生之在經筵哲宗可謂敬信之甚矣但進說于人

君之前自嘗擇其大者柳枝之諫爲哲宗所不悅由是見疏宜乎呂正獻聞而嘆息此言之太瑣也

宗義集明道伊川大旨雖同而其所以接人伊川已大變其說故朱子曰明道宏大伊川親切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是自周元公主靜立人極開宗明道以靜字稍偏不若專主于敬然亦唯恐以把持爲敬有傷于靜故時時提起伊川則以敬字未盡益之以窮理之說而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又曰只守一箇敬字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然睹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合內外之道蓋恐學者作兩項工夫用也今敬無以爲義義是敬之著敬是義之體實非有二自此旨一

立至朱子又加詳焉于是窮理主敬若水火相濟非是則隻輪孤翼有一偏之義矣後之學者不得其要從事于零星補湊而支離之患生故使明道而在必不爲此言也兩程子接人之異學者不可不致審焉

百家謹案黄文潔公曰自孔孟殁後異端紛擾者千四百年中間唯董仲舒正誼明道二語與韓文公原道一篇爲得議論之正邇二程得周子之傳然後有以窮極性命之根柢發揮義理之精微議者謂比漢唐諸儒説得向上一層愚謂豈特視漢唐爲然風氣日開議論日精濂洛之言雖孔孟亦所未發特推其旨要不越于孔孟云耳此評論之得當者而唐一庵樞謂明道之學一天人合內外已打

成一片而伊川居敬又要窮理工夫似未合併尚欠一格

此但知先生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而忘卻先生未有

致知而不在敬者之語恐未是深知先生者也蓋語學至

二程諸儒之中更醇乎其醇矣竊大程質性高明而先生

從踐履入非聖人之書不觀其功在于密察邊耳至于大

程之表大學中庸先生之易傳更足爲萬世經術斗杓也

伊川講友

文正司馬涑水先生光　別爲涑水學案

正獻呂晦叔先生公著　別爲范呂諸儒學案

少師韓持國先生維　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伊川學侶

獻公張橫渠先生載別爲橫渠學案

正字朱樂圃先生長文別見泰山學案

正獻范華陽先生祖禹別爲華陽學案

推官方先生元寀父峻

方元寀字道輔莆田人父峻聚徒講學鑿井舍傍禱曰願子孫居官如此水初官潤州識程太中珦及卒明道爲作行狀范華陽祖禹爲墓道碑先生少與伊川遊書問往來積數十帖有曰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于前然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又曰足下非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朱子刻于白鹿書院其後曰伊川先生德盛言重不輕與人今其

眷眷如此則方公之賢可知也元祐三年以特科出身終威武軍節度推官　參道南源委

伊川家學

知軍程先生端中

程端中字□□伊川長子舉進士南渡後徙家池州建炎中知六安軍事金人攻六安先生固守城破死之池州都統制程全收其骨葬于池　參一統志

附錄

序伊川文集曰不肖孤既無以嗣闡斯道姑用記其言且又使姪昺編次其遺文俾後之學者覩其經術之道明論議之純一謀慮之宏深出處之完潔雖于先生之道未能備見其純全亦

將庶幾焉

縣令程先生曔別見和靖學案

伊川門人胡周再傳

博士劉質夫先生絢

校書李端伯先生籲並爲劉李諸儒學案

侍講呂原明先生希哲別爲滎陽學案

監場謝上蔡先生良佐別爲上蔡學案

文靖楊龜山先生時別爲龜山學案

文肅游廌山先生酢別爲廌山學案

龍學呂肖伯先生大忠

教授呂和叔先生大鈞

正字呂藍田先生大臨並爲呂范諸儒學案
肅公尹和靖先生焞別爲和靖學案
提刑郭兼山先生忠孝別爲兼山學案
著作王福清先生蘋別爲震澤學案
正字周浮沚先生行己
忠儒許橫塘先生景衡別爲周許諸儒學案
簽判田先生述古別見安定學案
修撰邵子文先生伯溫別見百源學案
一秘監李章貢先生朴別見范呂諸儒學案
龍圖范元長先生沖別見華陽學案
一博士楙先生昞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楊先生國寶 別見王張諸儒學案

清節蕭三顧先生楚 別見范許諸儒學案

御史陳默堂先生淵 別爲默堂學案

文質羅豫章先生從彥 別爲豫章學案

太學楊先生迪 別見龜山學案

呂先生義山 別見呂范諸儒學案

梓材謹案程門弟子自別見諸學案外並見劉李諸儒學案周許諸儒學案

伊川私淑

文定胡武夷先生安國 別爲武夷學案

忠肅陳了齋先生瓘

忠公鄒道鄉先生浩 並爲陳鄒諸儒學案

學正趙先生霄

學錄張草堂先生煇

上舍蔣先生元中

上舍蔡先生元康

潘先生安固並見周許諸儒學案

覲使劉屏山先生子翬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教授羅先生靖

羅先生竦並見和靖學案

方氏家學

正字方次雲先生翥別見震澤學案

縣令方先生耒別見劉胡諸儒學案

主簿方先生壬

方先生禾 並見滄州諸儒學案

伊川續傳

文獻劉佚庵先生肅

劉肅字太卿號佚庵洺州人金興定初詞賦進士累官戸部主事金亡依東平嚴實元中統初擢真定宣撫使後商議中書省事致仕先生性舒緩有執守嘗集諸家易說曰讀易備忘後追封邢國公謚文獻參姓譜

判官張中庸先生特立

張特立字文舉曹州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名登泰和三年進士第授萊州節度判官不赴躬耕杞之圉城談經

自樂正大四年以薦拜監察御史屢劾權貴左遷邳州軍事判官金亡優游田里日與門弟子講學世祖在潛邸首傳旨曰特立養素邱園易代如一今年幾七十研究聖經誨人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賜號曰中庸先生旣卽位復降璽書褒諭卒年七十五素通程氏易所著有易集說歷年繫事記從黃氏補本錄入

通判李蒙齋先生簡

李簡字蒙齋信都人官泰安州通判著學易記九卷同上

學易記序

伊川先生嘗云學易者當看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然後卻有用心處時先生易傳未出也及溫陵曾獻之

集大易粹言傳于世則學者知有所宗而三家之說不無去取歲壬寅予挈家東平時張中庸劉佚庵二先生與王仲徽輩方取諸家易集解而節取之得廁講席之末前後數載凡讀六七過其書始成然人之所見不能盡同其去取之間則亦不無稍異大抵張與王意在省文劉之設心務歸一說僕之所取寧失之多以俟後來觀者去取僕居來無幾二載常時所讀之易止有王輔嗣與粹言而已諸家之說未見也六百日之間節取粹言凡三度前賢之說或中心有所不安則思之夜以繼日脫有所得隨即書之以待他年讀之驗其學之進否比還東平積諸說百餘條及得胡安定王荊公南軒晦庵誠齋諸先生全書及楊彬夫所集五十家解單渢所集三十家解讀之謬說暗與前

賢相合者十有二三私心始頗自信今卷中凡無名字者以兼採諸人之意合爲一說不能主名亦或有區區管見輒不自揆而廁于其閒者己未歲承乏倅泰安山城事少遂取向所集學易記重加去取而付諸梓獲譽獲謗皆由此書他日必有能辨之者時中統建元庚申歲也

梓材謹案張李二先生並據黃氏補本增入

隱君趙江漢先生復　別見魯齋學案

宋元學案卷十六終